

未央宫

海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未央宫





2 034 4470 9

未央宫

海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034 4470 9

责任编辑：魏心宏 马云

封面设计：李宝祥

未 央 宫

海 风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317,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200册

书号：10078·3722 定价：2.70元

公元前二百零二年，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同时进行的两场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战争都有了结局。

在西方，在美丽富饶的亚平宁半岛上，迦太基人引以为骄傲的汉尼拔将军，在扎玛战役中，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他那红葡萄酒般的涂满对手鲜血的战旗，十五年是第一次黯然失色了；那曾经在阳光下闪烁着异样光环的旗枪尖端终于落进了土里。与之同时，罗马在绝望中选举的执政官——年轻的西庇阿将军，他那饱经战火洗礼和染有战士血渍的战旗，好象第一次被洒满了阳光，闪耀着火焰般的色彩。

贵族元老院的元老们在罗马凯旋门前给西庇阿戴上了英雄的桂冠。在进城的路，在每一座神庙的柱廊前，倾城出动的罗马公民以及饱受战争之苦的奴隶们汇聚成巨大的人流。这人流爆发出春雷般的欢呼声，使那七山之城的罗马似乎都在颤动。热情的少女们都给他掷去了如癫如痴的飞吻。在罗马保护神丘庇特神庙柱廊前的广场上，一群贵族青年把穿戴甲冑的西庇阿将军一次又一次地抛向天空。他们仿佛有丘庇特的助力，使他一扬手就能抓到天上的彩云。他头盔上的羽饰在阳光下显得更加璀璨、更加艳丽了。

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主宰了西方。

在汉尼拔将军退出亚平宁半岛的历史舞台的同时，在东方，在华夏，在中原大地上，不可一世的常胜者楚霸王项羽也走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在垓下，在那依然雄伟而豪华的遍布斧钺仪仗的帷幕中，他为自己唱出了挽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满眼噙着泪水的虞姬手持寒光闪闪的宝剑为他跳起了楚舞，并用那充满悲哀与绝望的歌喉为他唱出了最后一曲：

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在那歌声骤止而余音未尽、宝剑在握而寒光顿逝的同时，她那年轻而美丽的姿容失去了光泽。她的生命终结了。

叱咤风云的项羽对于自己的失败只归结为“天亡我也”。他怀着不解的遗恨刎剑于乌江之滨；伴他征战多年的乌骓神骏也怀着不解的遗恨投身于乌江之中。

说来也巧，汉尼拔和项羽都是兵败自杀的。

汉高祖刘邦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屈辱之后，他那也是饱经战火洗礼和染有战士血迹的红旗，终于插遍了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在中国历史上，他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封建帝国——汉朝。

但是，垓下之战的胜利还不能使刘邦“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久，战争的车轮又滚动起来。他既要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大汉帝国的统一而斗争，又要为巩固他的封建皇帝的宝座而斗争。而到他的晚年，在未央宫和长乐宫里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斗争。

历史是复杂而曲折的，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让我们回溯岁月的长河，把历史的长镜头推进到汉代初年的社会生活中去，推进到汉代长安及其巍峨壮丽的未央宫和长乐宫里去吧！



一条从北向南的宽阔的河流闪着耀眼的粼光，河两岸参差不齐的垂柳仍然生意盎然，

拂着水面的枝条随流水带起的微风轻轻摇曳，仿佛是在喃喃低语。东岸大道两旁的杨柳榆槐松杉桐柏高低杂植，青黄互见，枝叶繁茂，籽荚喧响。透过树丛，一望无际的农田中，等待收割的蜀秫和盖住地皮的冬麦交错相间，红绿对映。

一队骑兵行进在大道上。队伍前，一面镶着白绸牙边的长三角形红色战旗在斜阳照耀下轻轻飘舞。旗心上清晰地闪现出白丝线刺绣的篆书“董”字，旗枪尖下缀着两条金色丝线编结的绦穗，象金蛇一样屈伸蠕动。腰悬宝剑的掌旗官是名年轻而英俊的骑士，头上戴着缀有红缨的精光锃亮的铁钲铎，皂色战袍上穿着象坎肩一样的铁柄档。他紧握旗杆，抖擞精神，紧紧控驭着高昂头颅的枣红色战马。他的前后左右是装束相同年纪相仿的护旗骑士，除腰悬宝剑之外还有长戟和弓箭。他们身后十几步远处有一名英姿飒爽的青年战将，胯下的雪白战马显得格外剽悍精神。他就是这面军旗的主人——右署中郎将董宴。这是直接隶属皇帝陛下的三署卫队中的一署。

前锋数百名骑士之后拉开一个三四十步距离的空档，大

汉帝国皇帝陛下刘邦和驂乘、酈城侯^①周繇将军並轡走在这空档中间，身后是十来名亲随卫士。

刘邦高身量，由于长期军旅生活，特别是多次负伤，尽管穿着厚实的绛紫色织锦皮战袍，里边还穿着金柄档，仍然显得很瘦削。束腰的板带上悬着长剑。剑柄和剑鞘没有镶金嵌宝的装饰。这是实战的宝剑，那紫鲨鱼皮鞘显得极为名贵。他的脸色有点苍白，突出的颧骨棱角分明，甚至高耸的鼻梁也是有棱有角的。他的两腮凹陷，两鬓斑白，一把苍髯飘洒胸前。额头上眼睑下都有很深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更明显了。人瘦眼睛大。他的目光犀利，一忽儿熠熠闪烁，兴奋异常；一忽儿又紧锁双眉，黯然神伤。他座下的黄骠马胸宽臀圆，腰细腿长，毛色光滑柔润。它的额头上有一撮不规则的多角形深栗色旋毛，仿佛是多长了一只眼睛。而眉峰下的两只真眼睛又大又有光泽，既显得凶狠，也透露着温驯。它走得非常平稳，长鬃大尾也格外洒脱。显然这是匹经过良好养护和精心调教的骏马。

与他并轡的周繇将军戴着插有羽毛和颤悠悠的红纓的金钗钗。他约有四十多岁，略微有些发胖，因而在马背上就更显得丰满、壮实。他面色红润，两道眉毛平平的，眼睛就象年轻人那样清澈明亮。

他俩驱马走出队列，十多名骑卫也跟了出来。队伍仍缓缓行进，除蹄声之外都静悄悄的。

刘邦这次出征，从去年（乙巳）夏尾六月末起到今年（丙

^① 驂乘亦做參乘，即陪乘者。

午)孟冬十月止,历时约四个多月^①,不论是心情还是身体,不论是国事还是战况,他都觉得不愉快,不顺利。先是甲辰年(即高帝十年)秋九月,阳夏侯陈豨自立为代王,竖起了反旗,他立即亲率大军北渡黄河击之。不久,长安多事,他把北方军事委诸周勃、樊噲,于乙巳年四月起銮驾,经洛阳,返京师。但他积劳成疾,精神萎顿,竟长卧禁中。不曾想在北方战事还渺无了期,淮南王黥布又向他的皇权挑战了。迫不得已,他又抱病南征。一个半月前,他麾兵经铨县东进,未至庸城即与布军相遇。正鏖战间,不幸,竟为布军流矢所伤,正中在当年项羽在成皋险些使他丧命的那贯胸之箭的旧创口上。这是他长期戎马生活中的第十二次重伤。当时,曲逆侯、护军中尉陈平将军所率前军已下庸城,闻讯后急将他接进城中,命随军医士拚死抢救。但他失血过多,伤势太重,一直处在垂危状态。陈平与众将商议,一方面部署军事,一方面征得戚夫人同意派遣军使昼夜兼程赴长安报信。皇后陛下吕雉带着御医十万火急地赶赴庸城。不想刘邦这时已经好转,能够起坐了。刘邦对陈平传信长安和皇后亲来前线很是不快,但谅其好意,自然不便埋怨。他相信自己会好起来,因为他觉得有好些事情还没做完,不能就这样闭上眼睛,至少不能让他的敌手快乐逍遥地看他的笑话。然而有时他的心情又非常抑郁,几乎不相信自己还能重见长安了。

① 汉初承秦制,以十月为一年之首,即以冬为岁始,秋为岁末。故乙巳年秋七月至丙午年冬十月只有四个月。又:汉初无皇帝年号,仅以帝名纪年。故丙午年亦称汉刘邦十二年,或称高帝十二年,即公元前一九五年。

刘邦以花甲之年^①征北逐南，早就有力不从心之感。此次庸城受创，在清醒时，便深深感到身后之事迫在眉睫。早在吕雉皇后计杀韩信、蒯越彭越时就已思虑及此。当时，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功高震主”的韩、彭终于伏诛，消除隐患；忧的是秩比皇帝的皇后过份专权，后人难以约束。他深知他的结发妻子既有深谋远虑之智，又有狠戾暴虐之性。嫡生太子仁弱温驯，自己百年之后，江山能否百代繁兴，真是无法逆料。偏巧此时身受重创，皇后迺来军中，言词中已询及身后之事，更引起了他的疑虑。在征黥布之前，他本想让太子代他出征。作为太子，他现在若能统帅军队，建立功勋，则日后必可驾馭群臣，稳坐江山。况且身在前线也会得到许多在安适的宫殿和内阁中所得不到的教益和锻炼。然而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深知儿子性格的懦弱和无能，是根本不可能去作什么统帅的。多少年来，他一直为这个一点儿也不象他的儿子感到苦恼，感到失望。他把这归结为妻子对他的荫庇和宠溺。然而儿子已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随着刘邦身体的日渐衰败，他对这个问题的担心就愈来愈重。他在敦促妻子先回长安之后，曾想找自己的爱将陈平来谈谈自己的苦衷，而好几次话已到了嘴边，又吞了回去。这可是件大事啊！他觉得还是自己先想想成熟为好。

十天前，刘邦在当年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以西三十多里的庸城颍乡养伤，并从那里派遣陈平、灌婴、夏侯婴、靳歙、郦商及庄不识诸将率大军渡江追击狼狈溃逃的淮南王英布。

① 刘邦生年有二说：一作公元前256年，一作前247年。两说均无确考。根据刘邦在起义前的行状，笔者从前一说。

英布少年时因罪受黥面之刑，故又称黥布。昨天刘邦接到陈平从枞阳派专使送来的奏章，说黥布叛军只剩千余人，舍陆登舟向鄱阳湖遁去，给大军追击造成困难。但有确切消息说他欲投奔长沙王吴臣。陈平报告说已派密使间道去长沙行计，黥布必灭无疑。这使他一直紧张焦虑的心情松弛了下来，他立即给陈平回了一封诏书，同时也决定启驾回长安。而更使他兴奋的是，在这回长安的路上，有着他日思夜想的故乡——沛县。他是多么想念那儿啊！

队伍已走过去不少了。刘邦这才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刚一起步，头上梧桐树的横枝把束发冠挂歪了。他戴的是竹篾编织的竹皮冠，用一根竹簪绾在发髻上。周绁急忙与之并马，伸手去帮他把竹皮冠戴端正，可是发绾却散落下来了。急切间，一位宫妆样的挎着宝剑的少女迅速策马赶到近前。

“将军！让我来。”

发绾在少女手中一下子就服帖了。她又很快地给刘邦绾好了发髻，戴好了竹皮冠。

“告诉夫人，前边就是泗水镇，马上就要到了！”刘邦举鞭指着西北一片树林掩映之处说道。

“是！”少女微笑着在马上轻声应道。她勒马回到走近的轺车①旁调转了马头，和另一骑马宫女并辔而行。轺车后是七八辆辎车和辋车及一些辎重车。

刘邦在行军时一向不使用所谓的天子法驾——即驾六马的金振车、有侍中骖乘的驾四马的副车与三十只乘属车

① 轺车是有窗有门的最高级卧车，后世则专指丧车。辎车是有帷盖的车，可载人载物。辋车是轻便车，亦可做战车。

——和称之为卤簿的由羽仪导从的仪仗队。他觉得那一大堆车驾及仪仗只能吓唬百姓、骚扰百姓，徒使百姓增怨而已。前朝始皇嬴政陛下多次巡行天下，其所用的法驾、卤簿及卫士可排列一二百里之长，留侯张良当年还不是照样主使力士用铁锥击之。他是带兵到前线指挥作战去的，那法驾、卤簿不仅毫无战斗力，而且暴露目标，容易成为敌人众矢之的。他连自己的旗号也不多用，只用郎将的旗号，并且还经常变换着。今晨一上路，他本躺卧在轺车里，可是心潮起伏难以自己。特别是在路过彭城时，多少往事如大海狂涛在他心中翻滚。他从车里钻了出来，让随军伴驾的宠妃戚夫人留在车里，自己却和骖乘周繇并辔缓行。他要好好呼吸一下家乡的空气，饱览家乡的风光。他在马背上仿佛忘记了伤痛，越接近家乡就越兴奋。他恨不得能立刻见到乡亲。

这时候，主将右署中郎将董宴候马道旁。他高插手向刘邦行了个军礼，说道：

“据报沛县县令已在前边桥上恭候圣驾！”

“他怎么知道的？”

“想是斥堠或先遣回京官员知照的吧！”

刘邦用左手轻轻捋着胡须，说，“我本不想让地方官员知道，只是想多看一眼故乡。唉！不知哪年哪月还能再来到这里了，说不定永远来不了呢。”

“陛下，末将立即派人前去知会该县令，令其回避！”董宴说着就要派人前去传令。

“慢！董将军！”周繇喊道，然后对刘邦说：“陛下重返故里，怎能令地方官员不知？现既已知道了还是不要令其回避

的好。”

刘邦点了点头。他很喜欢这位能体察自己心境的部下。

这时，河西岸突然变得开阔起来，一条从西流向东的河水与之交汇。四五艘大大小小的乌篷船碇泊在凸出的岬角码头上。前面一座茅亭在望。刘邦既感到兴奋，又似乎紧张起来，一提缰绳，黄骠马冲出了队列。周繇和身后的近侍骑卫急忙尾随着他。

董宴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向周繇询问河名。周繇未及答话，刘邦却接了过去。仿佛这个爵不过五大夫^①的中郎将不是他的地位卑微的下属，他也不是他的至尊的皇帝，而是一个阅历丰富的老兵。现在到他的家门口了，他要向他的朋友点数家珍。他告诉他：沿沛县城东麓向东南，他们方才一直傍着它走过来的是泗水；绕沛城南直向东流，与泗水交汇的是汜水。过泗水桥有东向齐鲁和南达江淮的大道，水路则可通舟楫。由于水路交通汇聚，所以他的家乡是个繁华的集镇，有二百几十户人家。他当年当泗水亭长是一桩荣耀的事情。他记得当年的村镇上有二十多家店铺，逢到三八集市的日子，城关及四乡百姓从水旱两路涌来赶集，偌大的泗水镇顿时就鼎沸起来。

“董宴！”周繇又说道，“请去指示车、骑等郎将整饬队伍，申明纪律，然后进镇！”

^① 秦商鞅定二十级军功爵，汉初沿之，本书多处使用，现一并注出。其爵称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上四级相当于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以上相当于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即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以上九级相当于卿；关内侯、彻侯，上二级相当于侯。爵称代表一定的实利。

当队伍停下时，刘邦也下意识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他很想趋出队列，走到队伍前头去。但周繇制止了他。刘邦勒住了马，他翘首眺望着前方的小镇，蠕动着嘴角，两颗晶莹的泪珠不知不觉地滚出了眼眶。

游子归故乡呵！

2

身着素装的刘邦紧随着骑士踏上泗水桥，早在那儿恭候的县令及其属掾压根儿没认出他来。

刘邦在村镇的中心驻马，各部郎将也率队向纵深展开来并陆续停下。这时已近申末时刻，集市早已散尽，几家破烂不堪的店铺也都收歇或在盘点。下田做活的人们尚未收工。街市上没有多少闲杂人。这在刘邦的眼里觉得故乡比从前冷落得多了。

这时县令率其属掾匆匆赶来，伏在地上，等候着对他“有眼不识泰山”之罪的责罚。刘邦拈着玉络苍髯向周繇与董宴笑了一下，仿佛是个顽皮少年，恶作剧之后开心了。此时此刻，他的内心里已经为实现了一个微妙的、谁也无法领悟和体会的愿望——突然闯回了梦一样的故乡，而充满了快感，征战的疲劳，受伤的创痛，瞻前顾后的烦恼，都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今天就住在这里！”刘邦没有理会那伏在地上瑟缩发抖

的县令，他手扶鞍桥，准备下马。

这可吓慌了县令。他急忙膝行数步，竟直说道：“请陛下不要下马！不要下马！”

“嗯？”刘邦皱紧眉头，扶着鞍桥不动了。

县令继续说道：“请陛下开恩！这里是荒僻小村，不宜安歇圣驾，县寺虽然简陋，尚可权做行宫，城郭虽小亦便警蹕。小臣启请陛下……”

“叫你这么一说，我当了皇上就不准回家乡了！”刘邦说着便翻身下马。马前的骑郎将急搀扶住他。周勃、董宴等也随着跳下了马背。近侍骑卫接过缰绳把马牵到一旁去了。

刘邦的宠妃戚夫人由贴身宫女佩兰、佩芷、佩蓉、佩苓陪同，这时也已赶来，她中等身材，纤细而又丰满。明澈如秋水的一双大眼睛配着两条细长如柳叶的眉毛，除了美还给人以聪明、温柔与淳和的感觉。她的鼻梁很高，嘴角微微有点儿上翘，瓜子形的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总是似笑非笑，而同时却又显得有些抑郁。她薄施胭脂的脸色白中透粉。她没有象在宫中那样梳着高高的双鬟发髻和戴着大量珠翠或宝石，而只是绾着一个松松的发髻，髻前插着一只小巧的紫磨金的金凤。她的衣着也是素淡的。尽管如此，在戴着钗钿披束柄裆的卫士中间也还是十分显眼。她的四个贴身宫女都是经她亲自选在身边的聪慧的少女，一个个都焕发着青春健美的光辉。

她见皇上笑得那样开心、爽朗，话声那样洪亮、豪放，几乎让人觉察不出他长途旅行后经常有的那种过度疲倦的様子，感到很诧异。自从皇上负伤之后，箭创给他带来的痛苦也使她每天忧心忡忡，而更使她担忧的是，她发现在皇上的内心

里有一种难以排解的忧郁之感。万没想到他今天会这样舒畅，这样痛快，使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

刘邦见戚姬来到，更是高兴，微笑着对她说道，

“看看吧，这就是我的故乡！”

功成名遂、衣锦还乡的刘邦完全沉浸在欢乐中。一抹斜阳照射到他那颧骨高耸的瘦削的脸颊上，竟显出了从未见过的红润的光泽；蓬松的苍髯以及沾满征尘的战袍，也都闪耀着异常灿烂的光辉。这红润的脸颊似乎表明，他不仅恢复了健康，也恢复了青春；就连竹皮冠和靴子上的尘土也好象给这已经恢复了的健康和青春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

董宴奉周繇之命召来了属下的户郎将、车郎将等，吩咐说圣上要在这里息驾，叫他们率所属各部立即加强警蹕，随后又命县令派员协助安排息驾之事。

这时，远处有一些衣衫不整的老人走来，刘邦便与周繇及戚姬等迎了上去。

老百姓一见刘邦走来，纷纷跪地山呼万岁，刘邦一见急忙趋前数步，搀扶起一位须发全白的老人，说道：

“老人家莫行大礼，快请起，快快请起！”

周繇也忙上前去搀扶其他老人。

“刘季呀！想不到的事儿呵！”第一个被搀扶起的老人抓住刘邦的手颤抖着说道，“万万想不到的事儿哟！你还没有忘记我们，在我入土之前，你还能回家乡叫我见上一面！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你的哥嫂，唉！短命歌——”老人激动得哭了起来。

柳县令一听这老汉直呼皇上的小字，吓得额上顿时浸出

了汗，恨不得上前把这无礼的大逆不道的老头训斥一顿。

可是皇上细一看那老人竟惊呼起来：“啊呀！原来是魏伯！”

周繇也急过来跪地向老人施礼：“啊！魏太伯！小将周繇有礼了，问候老丈起居！”

魏太公拉起了刘邦，又上前眯起眼睛细看周繇，一时之间竟想不起他是谁了。

刘邦擦着眼角上的泪水，声音发颤地说道：“魏伯记不起来了？他是周充家的老四，帮我大哥种过田，也帮你老人家种过田的周繇呀！”

老人颤颤巍巍地扶起周繇，其他老人也都围了上来。转向皇上说，“后生们跟着你都当上大将军了！呵、呵……”

戚姬这时也上前向魏太公及众位父老屈身施礼。众老人见这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向自己问候，身后还有一群佩剑的宫女，想必是皇上的宠妃了，便又要下跪。戚姬和宫女们急上前搀扶住了。

皇上笑对戚姬，也是对董宴等近侍卫士说道：“魏太公是我大哥的岳父。大哥早在我当泗水亭长时就已故去，寡嫂也已仙逝。倒是魏伯还这样硬朗！”他又转向魏伯：“愿你老人家长命百岁呵！”

“托你的福！托你的福呵！”老人抹着泪哽咽着说。

戚姬又向老人施了一礼。她记起皇上有一次闲谈，曾说过长嫂对他刻薄的故事。说有一天他领朋友到兄家吃饭，嫂以刮釜之声表示饭已罄尽。朋友走后，他进厨房发现釜中不空，而与大嫂不睦。但这魏太公却待皇上极好。皇上年轻